

##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构成与设计思想研究

潘红莲<sup>1</sup>, 李杰<sup>2</sup>

(1.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 621000; 2.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德阳 618000)

**摘要:** **目的** 研究川西北岷江流域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构成法则与设计思想。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羌族羊角纹图案元素的起源、寓意及构成, 提升民众对其设计思想的发掘与认知, 使羌族服饰图案文化得到更好的创新、发展与传承。**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收集羌族羊角纹图案, 并对其进行单独纹样归类整理和构成形式分析, 然后通过结构原理分析与寓意提取, 归纳设计思想。**结论** 通过研究川西北岷江流域羌族服饰图案中的羊角纹, 从单独纹样三大分支(直角羊角纹与回形纹的碰撞、圆角羊角纹与如意纹的融合、正负空间中的几何羊角纹), 到组合构成, 总结出了适形填充、重复组合、图底反转三种构成法则, 以及羊角纹图案设计思想, 即几何风格、灵活再生、阴阳相济。

**关键词:** 羊角纹; 几何风格; 图案构成; 超级符号

**中图分类号:** J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24-0301-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24.045

## Formation and Design Thought of Horn Patterns in Qiang Costume

PAN Hong-lian<sup>1</sup>, LI Jie<sup>2</sup>

(1.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China;

2.Sichua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eyang 618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onstitution and design idea of the horn pattern in Qiang costumes in Minjiang river basin in northwest Sichuan. It makes people understand the origin, implic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the elements of Qiang's horn pattern deeper, improves the people's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design ideas, and enables Qiang's costume pattern culture to be better innovated, developed and inherite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horn patterns of Qiang was collected, and the individual patterns wer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and the composition form was analyzed. After that, the design ideas were summari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principles and the extraction of meanings. By studying the horn pattern in Qiang costume pattern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in the northwest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individual pattern: the collision of the right angle horn pattern and the zigzag pattern, the fusion of the round horn pattern and the wishful pattern, and the geometric angle pattern i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ace, to the combination composition, the work summarizes three constitution rules of shape filling, repeated combination, and bottom inversion, as well as the design ideas of horn pattern: geometric style, flexible regeneration, and Yin and Yang combination.

**KEY WORDS:** horn pattern; geometric style; pattern composition; design ideas

使用田野调查法在北川羌族自治县、黑水县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采集川西北岷江流域羌族服饰与配饰上的图案。由于对其中的羌族“超级符号”——“羊角纹”印象深刻, 所以逐步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在

贡布里希所著的《秩序感》中, 论述了一种自然的图案——自然中的动物会形成明显斑纹的原理: 在大多数情况下, 某种动物能否生存显然取决于其在觅食、求偶和结群时能否被其余同类辨认。因此动物身体上

收稿日期: 2020-06-13

基金项目: 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MY2019YB018); 绵阳师范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视觉传达设计(Mnu-JY18110)

作者简介: 潘红莲(1973—), 女, 四川人, 硕士, 绵阳师范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

的图案纹理清晰可见。如花朵用明亮的色彩、有序的图案吸引了授粉昆虫；热带鸟类用艳丽的羽毛宣告主权，警示入侵者；温带鸟类用晦暗的羽毛掩饰自己，保存体力，为长途迁徙做好准备；以及幼雏能辨认出母禽嘴上特有的斑纹，这些并非是偶然产生的图形，而且具有很高的信息价值，是物种进化的结果。同样道理，将自然与文化类比，人类服饰中的图案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代表着种族在进化过程中，经过长期检验而后确定的视觉认知文化<sup>[1]</sup>。

### 1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单独纹样

羌族，被誉为“民族的活化石”，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说炎帝是羌族人的先祖。“羌”字来源于汉字“羊”，体现了羌族的游牧文化。在羌族传统文化中，丧葬之时，宰羊引路；用羊骨、羊毛线占卜；羌民所奉的神为羊身人面；羌民喜穿羊皮褂，用羊毛纺线；用羊毛镶饰花帽，以求得羊的庇护；白色羊毛线套于祝福者的颈上，以求得羊神的庇佑；12岁成年礼，戴白色羊毛颈结等等<sup>[2]</sup>。以上现象，都体现了在羌族认知文化中“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羊角、羊头被羌族作为羊图腾，在服饰图案中频繁出现，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族服饰图案作为一种族群标志，如同一部形象的史书，带有强烈的羌族文化的符号印记<sup>[3]</sup>。基于羌族“羊崇拜”基础上的“羊角纹”俨然成为羌民族世界观和民族心理的物化表现，成为一种文化的“超级符号”，是羌族农牧生活的写照，亦是羌民与羊共生共存的山地生活的缩影。

#### 1.1 直角羊角纹与回形纹的碰撞

直角羊角纹，源自羌族古老的羊崇拜。羌人认为神羊能够庇佑所属的族群，将羊角纹图案装饰在自己的服饰上，如同神力附体，从而获得神羊的庇佑，族群得以生存与繁衍。因此，羊角纹的信仰符号在羌族服饰上比比皆是。

羌族羊角纹单独纹样与分支见图1，直角羊角纹横竖折绕的样式有着回纹中雷纹的印记。那么，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将直角羊角纹与回纹进行对比，并罗列出以下几点，见表1。

直角羊角纹在羌族服饰中，多用于男式长袍衣领、袖口、门襟、下摆及衣侧开衩口处。同时也会补绣在坎肩上。与回纹不同，直角羊角纹可以巧妙地调整图形与基底之间的关系，增大或缩小纹样和构框成分之间的轻重对比度，使其正负空间中的黑白对比显得更有变化<sup>[4]</sup>。同时，也可以从直角羊角纹与回形纹的碰撞中，看到汉族图案对羌族服饰艺术的渗透，以及羌族服饰艺术在民族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特的自由风格。

#### 1.2 圆角羊角纹与如意纹的融合

圆角羊角纹，多用于女式长袍衣领、襟边、衣底

及两侧开叉处。同时圆角羊角纹还被作为刺绣装饰于裹肚、靴子、鞋等处，刺绣的图案都含有一种潜在的象征意义，同时，圆角羊角纹与如意纹的融合，形成了“如意羊角纹”，作为随身饰品——香包，悬挂在羌族妇女腰间，见图2。“如意羊角纹”在“如意纹”三段式弧形弯曲线的基础上增加为五段式或七段式，并且在其上部有剑尖状凸起，便于悬挂。

羌民大多聚居在高山或半山地带，在他们生存和信仰的空间里都希望与天更接近，这使得圆角羊角纹与云纹产生了一种不可割舍的关系，圆形羊角纹由此又被称为云纹。云纹被作为刺绣装饰于男女老少的鞋面上，配以1cm高的包羊皮鞋梁，又被称为“云云鞋”，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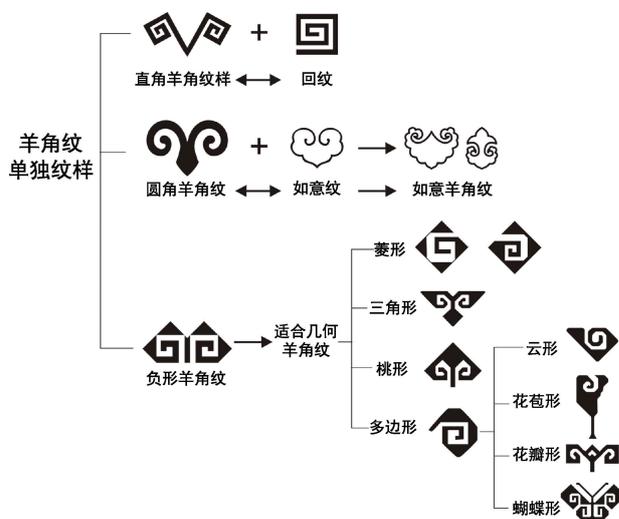


图1 羌族羊角纹单独纹样与分支

Fig.1 Single pattern and branch of Qiang's horn pattern

表1 直角羊角纹与回纹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right angle horn pattern and zigzag pattern

图腾图案	起源	形式特点	寓意	表现方式	线条
直角羊角纹	羊崇拜	对称对偶 适形而为	神羊 庇佑	正负形 表现	均衡 有变化
回形纹	云雷崇拜	一笔连环 反向转折	生生不息 富贵不断	单线多线绘 制、网格绘制	粗细 一致



图2 羌族羊角香包

Fig.2 Cavel sachet of Qiang



图 3 羌族“云云鞋”  
Fig.3 “Cloud shoes” of Qiang

“圆角羊角纹—云纹—如意纹”在羌族文化中被程式化视觉形态——“旋涡状曲线”表现出来，代表“如意祥瑞”之征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

### 1.3 正负空间中的几何羊角纹

羌族服饰中的几何羊角纹，为了更有效地适应各种基底，不断地随着既定边框改变着。如同“水与容器”，几何羊角纹如水般适应着各种各样的容器形状。

粗略地看，虽然几何羊角纹在羌族服饰图案中多作袖角、襟边之类的陪衬，但是其基本元素的延展力却不可小觑。从图 1 试看羌族服饰中的田园风图案纹饰，从菱形、三角形、桃形、多边形到更精细化的云形、花苞形、花瓣形、蝴蝶形等，都充斥着羊角纹的样式构成。羊角纹在其中，以正负空间负形的形式时隐时现，成为整个图案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从而形成多样化、连贯的视觉构架。此外，那些饱含羊角纹反向转折的呈∩形波状连续的植物纹、折枝花纹等满铺装饰，究其实亦是如此，只是更隐蔽。羊角纹在各种几何负形空间中姿态万千、蔚成风气。

## 2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构成

### 2.1 适形填充

贡布里希认为审美经验方面的一个最基本事实，即愉悦在于乏味和杂乱之间<sup>[5]</sup>。

在羌族服饰图案创作中，“羊角纹”基于不同的主题要求，通过不同的样式显现其适应性，体现了“适

形填充”的构成法则。如同水之于容器，音符之于乐章，每个羊角纹的涡旋大小、方向、位置都随着主体构架变换适应。当羊角纹均衡地填充在各种既定服饰图案构架中时，其不受方向限制、可多样变形的适应能力展现无遗，由此使得图案创作者将其作为形之要素，加以反转、穿插、衔接、重复的手法，设计出灿若繁星的羊角纹图案艺术。将羊角纹组合图案生成原理简化为一系列单一主题的示意图：第一步，先确立一个等边十字形；第二步，以十字形为中心作 45°放射线，往外延续并截止在同心圆边界；第三步，在水平与垂直的射线上画菱形，在四个菱形之间填充更小的长方形；第四步，继续填补剩下的空白，在几何形内留显出负形的羊角纹，在同心圆边界环绕正形的羊角纹分枝（羊角纹波状连续的植物纹、折枝花纹），最后形成羊角纹几何装饰风格图案。羌族羊角纹适形填充过程范例见图 4。

适形填充的整个过程从构框、填补和分枝（从框架向里延伸的连接）等程序，得出了一个逐级复杂的设计。这种程序能够构造无限的图案，如贡布里希《秩序感》中所描述的“畏惧空白”一样，许多非古典风格被认为具有这种“畏惧空白”的特征。然而羌族服饰图案装饰的繁复也许用“喜爱无限”这个术语来描述更为恰当。

### 2.2 重复组合

由经验可知，结构简单的图案易于组合，如相同分子排列而成的晶体，生物界中的海胆、向日葵、石榴等，这些组合体中还显现出了层次原理，即小的成分可以被组合成较大的单元，而这些较大的单元又可以很容易地被组合成更大的整体<sup>[6]</sup>。在羌族服饰图案中，具有“超级符号”特征的“羊角纹”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标准化组合设计，并在不同的几何形中逐一加以变化，形成了适合纹样，见图 5。

羊角纹图案的构成离不开重复，一系列间隔相等的细节，如线脚的重复，如同音乐中的旋律对照，两者同出一源，那就是节奏；羊角纹的组合图式，代表着形式规则的延续，如同和弦，即几个不同音程的音或旋律的同时发响<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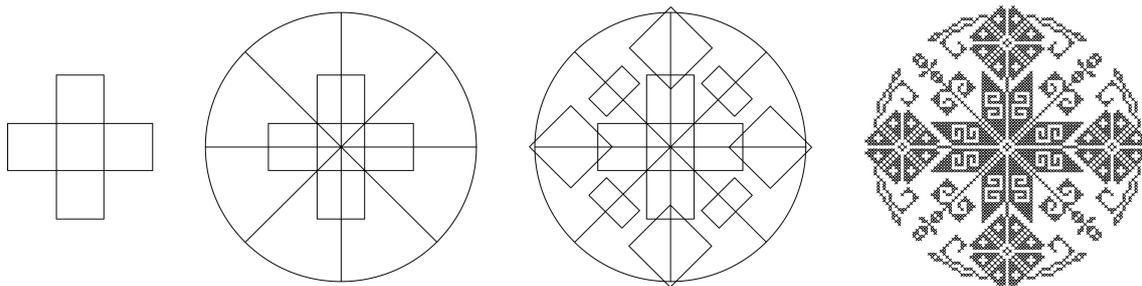


图 4 羌族羊角纹适形填充过程范例  
Fig.4 An example of shape fitting filling process of Qiang's horn pattern



图5 遍布于羌族服装上的羊角纹  
Fig.5 Horn pattern spread over Qiang costumes



图6 羌族羊角纹几何风格纹样  
Fig.6 Geometric style of Qiang's horn pattern

### 2.3 图底反转

贡布里希认为单调的图案难以吸引观者的注意力，从而退隐到辅助的背景层面上；相反，过于复杂的图案会使知觉系统负荷过重而停止对它的欣赏<sup>[8]</sup>。

图1中负形羊角纹及其分支，体现了图底反转在羊角纹中的应用。越仔细看就越有可能发现羊角纹组合图像会根据视点的转换，产生对图形的各种不同解读。羊角纹时而显现，时而“消失”，时而重新组合。换言之，设计师处于一个不断且永无休止的对多语意纹样解构的过程之中。

## 3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设计思想

### 3.1 几何风格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所具有的“几何”风格，即制定几何数理秩序，其原则是极简而抽象的几何化设计思想，与其他民族的羊图像表述是迥然相异的。羊图案设计在其他民族视觉表述中，通常被作为羊头形或通体形态，其适应性由于具象的外形限制而不能大面积使用。因此，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基于“几何风格设计思想”得以飞速衍生与发展。

“羊角纹”的单独纹样及衍生纹样，源自自然的恩赐与生活中的积累。羌族人民采集生活中存在的元素，进行选择、变形、解构，由于材料和工艺的限制，所以将其象化为抽象，对服饰进行最大程度上的装饰美化。风格化羊角纹涉及羌族服饰图案的诸多题材，羊角纹变化出来的几何样式多得令人吃惊。

羌族羊角纹几何风格纹样见图6。左边为羊角纹风格化曲折样式，即一种上下曲折的装饰形式；中间的羊角纹以三角形的倒顺形式应用其中；右边斜线组织的羊角纹几何化方式，是一种钩连的样式。当专注地观察羌族服饰中风格化延续的细节时，就会时常发现羊角纹的各种痕迹。

### 3.2 灵活再生

羊角纹的设计思想包含着它的灵活再生性。灵活性使图案适宜用在任何空着的区域内，而它的缺点在于，图形和基底之间固有的纠缠变化会变成不适的视觉复杂感。几何形花苞—花瓣—花枝等羊角纹，把线条变成了植物旋涡饰，确立了图形与基底之间的关系，引进了解释性显著点。这些显著点让辅助性旋涡饰从茎秆上生长出来，但又不至于引起视觉上的不适感。把羊角纹变成类似于植物的几何旋涡纹样，实行

满点对称附加方向延展的形式,再生出来的图形可以随着主干空隙得以填补,并且可以按照任务的要求改变对称关系和平衡关系,效果自然流畅。羊角旋涡纹样以它灵活、微妙的方式把构框、填补和连接这三种基本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它成为了图案设计师组织安排区域的理想手段。

### 3.3 阴阳相济

都说每一种传统纹样都代表着某种特殊的含义,这种特殊的含义又必然饱含祥瑞之兆,如最典型的羊角纹,其单元纹样为相向、对称、或方或圆的涡旋形,其特征是一笔连环、反向转折的结构造型<sup>[9]</sup>。羊角纹本质上具有回纹的本体意义,因为它同样是以极其简化的转折线(涡旋)符号反转正负形态的,涵盖和凸显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阴阳相济、生化万物的深刻哲理。

羌族口传神话《羊角花的来历》《羊角姻缘》叙述了羊角与姻缘的故事:远古时期,羌人群婚的原始生活触怒了天神,于是天神派出婚姻女神俄巴巴瑟进驻杜鹃花丛,让投胎的男女必经婚姻女神之处,投胎时每人各得一羊角,凡得到同一头羊角的男女,到凡间就是一对夫妻。直至今日,在羊角花(高山杜鹃花)开的季节,年轻男女都要到林间山地情歌对唱,如果相互中意,便订下终身,这时女子就会赠送男子一束羊角花表示“羊角姻缘”对上号<sup>[10]</sup>。

羊角纹加上羌族的爱情之花(高山杜鹃)演化出来的羊角花,就是在阴阳相济的思想下创造出来的新的形式,见图7。从结构原理的角度分析,羊角花上的羊角纹恰恰是以最接近自然生长规律、类似鹦鹉螺曲线变换数列的反相转折,展现了意义发生条件的差异结构。比如将羊角纹的顺时针回旋设定为阳,那么逆时针回旋就是阴,由此羊角纹可以被定义为是阴阳反转、互补构成的结构符号。这种符号具有强大的复制能力,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使用,延续至今,并在羌族服饰图案中以轴对称、放射性对称及各种变式反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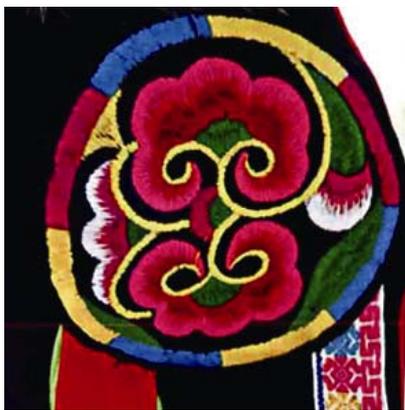


图7 弯如羊角的羊角花  
Fig.7 A horn-like azalea

## 4 结语

如卡西尔所述,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但是一个物理世界,更是一个文化意义的世界,而这文化意义的世界,也正是一个符号的宇宙<sup>[11]</sup>。川西北岷江流域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是物化的精神的符号,其构成法则与设计思想体现了:羊角纹单独纹样的方圆相济,适式而为;羊角纹组合纹样对几何风格秩序化的需求;对反向转折差异结构的喜好;以及灵活再生、视觉生命化的思想。如何探索“民族”、“传统”、“视觉”、“感知”之蕴含要义,研究当代羌族服饰图案与能够遵循风格发展之内在规律,从外在到本质,寻求科学的方法,使羌族民族服饰图案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增强其地域文化的独特影响力,促进中国普世性文化的认同,是永远的课题。

### 参考文献:

- [1] 韩冬楠,边坤,韦贝贝.蒙古族图案元素提取与重构[J].包装工程,2019,40(6):1-7.  
HAN Dong-nan, BIAN Kun, WEI Bei-bei. Mongolian Pattern Element Extr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6): 1-7.
- [2] 付莎莎.四川宝兴东汉石棺墓陶器中的羊图像研究[J].装饰,2019(2):92-94.  
FU Sha-sha. Image of Sheep in the Potter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Baoxing, Sichuan[J]. Zhuangshi, 2019(2): 92-94.
- [3] 张犇.羌去何处——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专家建言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ZHANG Ben. An Expert Opinion on the Urgent Preservation of Qiang's Cultural Heritage[M].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 [4] 宋漾.中国传统回纹的审美特征及哲学意蕴[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2):108-113.  
SONG Yang.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ingline[J].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33(2): 108-113.
- [5] E. H. 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  
E. H. Gongbuli. The Sense of Order—Psychological Study of Decorative Art[M]. Nanning: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6] 陆晓云.从符号的角度解读传统装饰艺术[J].广西社会科学,2007(6):104.  
LU Xiao-yun. Interpreting Traditional Decorative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s[J].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2007(6): 104.

(下转第318页)